

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溫公謂人以爲如制馬如幹盤石
之極何難

生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七

學五

存養

持敬

靜附

頁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

心則不可蓋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只敬便

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

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以下論○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

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

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梟尤

君子之學始終乎敬

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
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
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
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
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
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
敬焉卽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
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
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
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
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
之不同耳○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
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
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
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旣應之後
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
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五
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又曰所
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
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

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長乎。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箇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曾內事。模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問前輩說

主一無適。是說得已發時敬。如惺惺收斂。是說得未發時敬。曰未須要辨未發已發。且就自家心一息之間。幾番已發未發。雖數千萬變。豈無可辨認。且如一箇大鏡。相似恁地。光皎在這裏。人來照着。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這光皎者。自若。○敬是人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警畏。正欲收拾他。依元恁地。○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

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爲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爲近之也蓋畏卽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

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謾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一般○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然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著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

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太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微素果一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

誠則
達乎
天道

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西山真氏曰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雜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生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卽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於此○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秦漢而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

三先生有
功於聖門

百聖相傳
心法

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
○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
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
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
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
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
皆其爲人最切者而予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
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
旣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

周程得聖
賢本指

太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
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
警蹙曲拳正坐撲默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
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
謂敬此最精切

魯齊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
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東萊嘗云
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
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

字為
作聖
之梯

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再問三問意若有所不足聖人語以堯舜猶病雖能已其問而子路猶未悟也嗚呼子路聖明高第弟子也果於從人勇於治己當時許其升堂後人尊之為百世之師親承脩己以敬之誨於夫子而未能心受也況後聖人千數百載而掇拾其遺言者乎伊洛太儒嗣聖傳於己絕提敬之一字為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太儒繼之直指此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夫人之一身心為之主入之一心敬為之主主於敬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是德也雖同得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生之後能得其所得而不失者君子也蓋德具於心者也欲不失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持之而已矣昔子路問君子夫子以脩己以敬為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禹之欽即敬也傳之於湯為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為緝熙之敬夫子脩己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顏曾

子思孟子者也至于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
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遽聞主一無適之說
儻未之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
當為者有不肯為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為者
有不敢為充不肯為不敢為之心而進退焉凡事
主於一而不一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
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
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庶其得於心
而不失矣乎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為學以下○學者患心慮紛亂

清靜
中一
物不
可著

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
頭儘有商量○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
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
搖動

張子曰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
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
是靜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其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
日相對靜坐只說不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
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

冷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或問不狗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且觀文王

雖在宮中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帶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看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管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着

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
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
正爲此也○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
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盡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
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
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
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
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
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
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不
夫不一所以差○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
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
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
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
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
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項之復曰動時靜便在
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
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

動靜
如船
之在
水

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
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
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
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
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
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云
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
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
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潮
發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
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心
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
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
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
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
在此不得兩頭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
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
却別○靜便定熟便透○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
舍動如道路○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

物○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爲此又欲爲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正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噓吸若噓而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噓亦必

壅滯者不得噓者所以爲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答吳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

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一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着身處也○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個互相發○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予細爲今工夫湏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爲學湏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

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

終身
黑泚
泚地

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
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來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
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
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
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
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
淨底虛靜則入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
裏底虛靜終身黑泚泚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
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
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
思只是不可斷亂思纔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
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
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問延平
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
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
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
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
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
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

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
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
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
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
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且晝之枯亡則夜氣不足
以存無欲則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
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
聖賢如此吾人曾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
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
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
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
二知也○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妄動由有
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
失一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
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

不由欲而動矣。○學始於不欺闇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着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欺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欺慾有所未窒而忽有所未懲，欺推是類，而且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踐及矣。○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
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
四端者分明迸發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
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
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
明正大如其本然○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
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
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
持守亦不費力矣○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

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
著也○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
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
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
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人不自知其病者
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
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
人住不著太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
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
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

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目若非有所曾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工夫，天則不待商量，睹當卽今見得如此，則便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

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
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
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
彫瘵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
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
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
久之自然成熟○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
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
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
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
其志是心之方張處便持着○問存心曰非是別
將事物存心云云非是活物孔子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
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靜中
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
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
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
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文字講說得行而
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
靜爲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

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已
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
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使用簡
默意思踈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
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
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
知有此身入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
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學
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
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
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
以二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
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
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
在矣心旣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
養之道也○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
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
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
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

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四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其向來亦是如此○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一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要丟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爲己爲人若讀書計較利祿便是爲人○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矣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

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爲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内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下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

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至
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
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知事○問
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怒之萌學者固當自克
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
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掣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
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
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纔意誠則自然
無此病○問橫渠先生謂范與之云吾輩不及古
人病源何在與之請問橫渠云此非難悟設此語
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安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
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曰橫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
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
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
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
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
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
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
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
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

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令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慾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功夫處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選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

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太具混雜沙礫中零星
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
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
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
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
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
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
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
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
將去不可只恁休謀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
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若此其濯濯
也又曰萌蘖生焉旣曰且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
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
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
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
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
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
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

君子慎其獨

古人有常義

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象山陸氏曰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欲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念慮之正不正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勉齋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至其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太略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正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

矢以縱情極欲為害已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喪
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
於將萌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
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
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
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且秉燭
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
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其能慎獨
者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七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八

學六

知行言行附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君子以識
為本行次之今有人馬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
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
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
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
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